

羣書治要

五六

和装本

74

6314

3



人

醫治要法

醫治要法
 卷之五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門 24
 號 6314
 卷 3

人



羣書治要卷第五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春秋左氏傳中

宣公

二年鄭公子歸生伐宋宋華元禦之將戰華元

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

為政疇昔猶前日也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

晉靈公不君失君道厚斂以雕牆雕畫也從臺上彈

人而觀其避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

畚使婦人載以過朝畚管屬趙盾士季患之將諫

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

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士季隨會也三進三伏公不省而又

前也公知欲諫故佯不視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

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

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

終則社稷之固也豈唯羣臣賴之猶不改宣子

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鉏麇力士晨往寢門闢矣

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不解衣冠而睡麇退歎而言

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弃君之

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觸槐而死槐趙盾庭樹晉

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右車

趨登曰臣侍宴過三爵非禮遂扶以下公喉

夫爇焉明搏而殺之爇猛犬也盾曰弃人用犬雖猛

何為責公不養士而更以犬為己用也鬪且出趙穿攻靈公於

桃園穿趙盾之從父昆弟子宣子未出山而復晉境之山也盾出奔

聞公弒而還大史書曰趙盾殺其君以示於朝宣子

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

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不隱

盾之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善其為法屈也

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

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王孫滿周大夫楚子問鼎之大

小輕重焉示欲逼周取天下也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

方有德也禹之世也遠方圖物圖畫山川奇異之物而獻之貢金

九牧使九州之牧貢金鑄鼎象物象所圖物使民知神姦圖鬼

神百物之形故民入川澤山林魑魅罔兩魑山魅水神也

莫能逢之逢遇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

休民無災害則上下和而受天祐桀有昏德鼎遷于商商紂暴

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不可遷其姦回昏

亂雖大輕也言可移天祚明德有所底止底致周德

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四年楚子滅若敖氏其孫箴尹克黃箴尹官名克黃子文

孫也使于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

尹曰弃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

歸復命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

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

十一年楚子伐陳十年夏徵舒弑君也謂陳人無動將討

於少西氏矣少西徵舒之祖子夏之名遂入陳殺夏徵舒因

縣陳滅陳以爲楚縣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

讓之曰夏徵舒爲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

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楚縣大夫皆僭稱公汝獨不

慶寡人何故對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

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

之田抑辭也蹊徑也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

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

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

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

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叔特

謙言小人意淺謂譬如取人物於其懷而還之爲愈於不還也乃復封陳

十二年晉師救鄭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

還桓子桓父隨武子曰善武子七會也會聞用師觀豐而

動豐罪也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楚君討

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

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

討微舒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讟謗也政有

經矣經常也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步

卒車事不姦矣姦犯也為敖為宰擇楚國之令典

日乘刑勅刑勅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

選於舊言親疎並用也舉不失德賞不失勞君子小人

物有服章尊卑別也貴有常尊賤有等威威儀有等差也禮

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

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

昧武之善經也昧昏亂也經法子姑整軍而經武乎且姑

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彘子曰不可彘子先穀成師

以出聞敵強而退非夫也非丈夫師遂濟楚子北

師次於管管城鄭皇戌使如晉師曰楚師驟

勝而驕其師老矣子擊之楚師必敗欒武子曰

武子欒書楚自克庸以來在文十六年其君無日不討國

人而訓之討治也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

懼之不可怠于日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

之軍實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箴

五

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也先大

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不德而徼

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不德謂以力爭諸侯也徼要也鄭

不可從楚人遂疾進師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

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

之指可掬潘黨曰君盍築武軍築軍營以彰武功也而收

晉尸以為京觀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

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

為武文字也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戰于戈載橐弓

矢戢藏也橐韜也詩美武王能滅暴亂而息兵也夫武禁暴戢兵保大

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此武七德也故使子孫無

忘其章著之篇章使子孫不忘也今我使二國曝骨暴矣觀

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

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

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幾危也而安

人之亂以為已榮何以豐財兵動則羊荒武有七德

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為先君宮告成事而

已祀先君告戰勝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

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

慝。鯨鯢，大魚名也，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也。今罪無所，晉罪無所犯。而

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可以為京觀乎？晉師歸，

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貞子，士渥

濁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在僖二十八年。文公猶有憂

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言憂喜失時也。公

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歇，盡也。困獸猶鬪，況國相

乎？及楚殺子玉，子玉，得臣也。公喜而後可知也。喜見於顏

色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

以再世不競。成王至穆王也。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

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

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

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何損於明？晉侯使

復其位。言晉景所以不失霸也。

楚子伐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

而勉之。拊，撫也。慰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纊，絨也。言

十五年，楚子伐宋，宋人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

伯宗曰：不可。伯宗，晉大夫。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

及馬腹言非所擊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強能

違天平諺曰高下在心度時制宜也川澤納汙受汙濁也

山藪藏疾山之有林藪毒害者所居瑾瑜匿瑕匿亦藏也雖美玉之質亦

或居藏瑕穢國君含垢天之道也伯宗為說小惡不

損大德君其待之待楚衰也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

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鄭人囚而獻楚楚子厚

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乃許之登諸樓車使呼

宋人而告之樓車車上望櫓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

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

信汝則弃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

為義臣能承命為信義無二信欲為義者不行兩信信無

二命欲行信者不受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

有死無賈賈廢隊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

成君命死之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已不廢命也

下臣獲考考成也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

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為政而

殺之又傷潞子之目酆舒潞相晉侯將伐之諸大夫

皆曰不可酆舒有三僞才僞絕異也不如待後之人

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僑才雖多，何補焉？不
 祀一也，耆酒二也，弃仲章而奪黎氏之地三也，
仲章潞賢人，黎氏黎侯國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
 其僑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
 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審政若之何
 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無乃
 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
 天反時為災，寒暑易節地反物為妖，群物失性民反德為
 亂，亂則妖災生，盡在狄矣。晉侯從之，夏，晉荀林

父敗赤狄于曲梁，滅潞，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
千家也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士伯，士貞子曰：吾獲狄
 士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伯，桓子字也羊舌職
 悅是賞也。職，叔向父曰：周書所謂庸庸，祇祇者，謂此
 物也夫。庸，用也；祇，敬也；言文王能用可用，敬可敬也。士伯庸中行伯，
言中行伯可用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
 所以造周，不是過也。率是道也，其何不濟？
 十六年，晉侯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太傅。於是晉
 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

也稱舉也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是無善人之謂也

成公

二年衛侯使孫良夫侵齊與齊師遇師敗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

賞于也辭請曲縣軒縣也繁纓以朝許之繁纓馬飾皆諸侯之

也服也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

不可以假人器車服也名爵號也君之所司也政之大節

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不可止也已

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燒蛤為炭

以壅壙多埋車馬用人從葬也重器備重猶多也君子謂華元樂舉

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

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謂文十八年殺母弟須死則益

其侈是弃君於惡也何臣之為若言何用為臣

楚之討陳夏氏也在宣十一年莊王欲納夏姬申公

巫臣諫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

貪其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

六年，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繞角，鄭地。楚師

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

救蔡。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知

莊子荀首、范文子士燮、韓獻子韓厥諫曰：不可。吾來救

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此，蔡地。是遷戮也。戮而

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遷戮，不義，怒敵也。難當，故不克也。雖克

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二縣，何榮之有焉？六軍，悉出。

故曰成師，以大勝小，不足為榮也。若不能敗，為辱已甚，不如還

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眾，或謂欒武子

曰：聖人與眾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眾。盍，何不。子

之佐十一人。六軍之卿佐也。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知

韓也。欲戰者，可謂眾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眾

故也。武子曰：善鈞從眾。鈞，等。夫善眾之主也。三卿

為主，可謂眾矣。三卿皆晉之賢人。從之，不亦可乎？欒書傳善

得從眾之義也。

八年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

文子餞之餞送行飲酒也私焉私與之言曰大國制義以為

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

田弊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弊邑用師牽之

戰也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

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

其誰不解體言不復肅敬於晉也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

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爽差也極中也婦人怨丈夫不一其行也喻魯

事晉猶女之事夫不敢過差而七年之中一與

晉有罔極之心反二三其德也

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配耦而况霸

主乎將德是以以用也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

侯乎

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室趙武莊姬之子莊姬

晉成公女也畜養也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

季之勲宣孟之忠成季趙衰宣孟趙盾而無後為善者其

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祿夫豈無僻

王賴前哲以免也言三代亦有邪僻之君但賴其先人以免禍耳周書

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言文王不侮鰥寡而德益明欲使晉

侯之法 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十六年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子反也過申子反

入見申叔時叔時老在申也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

義禮信戰之器也器猶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

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上下和

睦周旋不逆動順理也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灾害民

生敦龐和同以聽敦厚龐大莫不盡力以從上命此

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弃其民不施惠也而外絕其

好義不建利瀆齊盟不詳事神而食話言信不守物奸時以動

不順時妨農業而疲民以逞刑不正邪而苟快意民不知信進退

罪也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言其必敗不反也

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卻至曰韓之戰

惠公不振旅衆散敗也在僖十五年邲之師荀伯不復從

荀林父奔走不復故道也在宣十二年皆晉之耻也子亦見先君

之事矣見先君成敗之事今我避楚又益耻也文子曰

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亟數也秦狄齊楚皆疆不

盡力子孫將弱今三疆服矣齊秦狄也敵楚而已唯

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九驕

則憂患生盍釋楚以為外懼乎

襄公

三年祁奚請老老致仕晉侯問嗣焉嗣續其職者稱解

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解狐卒也又問焉對曰午也

可午祁奚子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

對曰赤也可赤職之子伯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

舌赤佐之各代其父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

其讎不為詔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偏屬

也。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也。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行陳次也魏絳戮其僕

僕御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

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之也對曰絳無

貳志事君不避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

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僕人晉侯御僕將伏劍士

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

馬斯此也臣聞師眾以順為武順莫敢違軍事有死無

犯為敬守官行法雖死不敢有違君合諸侯臣敢不敬乎君

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

干無所逃罪懼自犯不武不敬之罪也不能致訓至於用鉞

用鉞斬揚干之僕也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言不敢不

從戮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

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

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聽絳死為重過敢

以為請請使無死友役使佐新軍

四年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無終山戎國名也因魏

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欲戎與晉和莊子魏絳晉

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

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携貳勞

師於戎而楚伐陳必不能救是弃陳也諸華必

叛諸華中國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昔周

辛甲之為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辛甲周武王太史也

闕過也使百官各為箴辭戒王過也於虞人之箴虞人掌田獵者曰茫茫

禹迹畫為九州茫茫遠貌畫分也經啓九道啓開九州之道民

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人神各有所歸

故德不亂也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冒貪也忘其國恤而

思其麀牡言但念獵武不可重重猶數用不恢于夏家

羿以好武，雖有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獸臣，虞人。

而不敢恢大之也。也，告僕夫，不敢斥尊也。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

田，故魏絳及之。及，后羿事也。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

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荐，聚也；易，猶輕也。

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

成功，二也；聳，懼也；狎，習也。戎狄事晉，四隣振動，諸侯威

懷，三也；以德綏我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頓，壞也。

鑒于后羿，而用德度，以，后羿為鑒戒。遠至邇安，五也。

君其圖之。公悅，使魏絳盟諸戎，脩民事，田以時。

言晉侯能用善謀也。

九年，秦景公使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

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也。晉君類能

而使之，隨所也。舉不失選，得所也。官不易方，方，猶宜也。其

卿讓於善，讓勝已者。其大夫不失守，各任其職也。其士競

於教，奉上也。其庶人力於農穡，種曰農，收曰穡。商工皂隸

不知遷業，四民不雜也。君明臣忠，上讓下競，尊官相讓，勞職

力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

冬，諸侯伐鄭。鄭從楚也。鄭人行成。與晉成也。

冬諸侯以下恐有脫誤

十一年諸侯復伐鄭鄭人賂晉侯以師觸師蠲

觸蠲皆樂師名歌鍾二肆肆列也懸鍾十六為一肆女樂二八十六人也

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

以正諸華在四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

無所不諧諧亦和也請與子樂之共此樂也辭曰夫和戎

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

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

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

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待遇接納不能濟河度河南服鄭

夫賞國之典也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

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禮大夫有功則賜樂

十三年晉侯蒐于綿上以治兵為將命軍帥也使士匄

將中軍辭曰伯游長伯游荀偃昔臣習於知伯是以

佐之非能賢也七年韓厥老知罃代將中軍士匄佐之句今將讓故謂爾時之

舉不以已賢也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代荀士匄佐之

故不聽更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以武又使欒黶命黶也願上趙武君

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武自新軍超四等韓起佐之如

故也樂厲將下軍魏絳佐之厲亦如故絳自新軍佐超一等晉國

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

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樂厲為汰弗敢違也晉國

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刑法也一人刑善百姓

休和可不務乎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

能者在下位則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

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

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加陵也君子在位者也小人伐

其技以馮君子馮亦陵也自稱其能為伐是以上下無禮亂

虐並生由爭善也爭自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弊恒

必由之傳言晉之所以興也

十四年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勅戒二子欲共宴食

日旰不召旰晏也而射鴻於囿二子怒公使子矯

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三子衛羣

公子也公出奔齊師曠侍於晉侯師曠子野晉侯曰衛

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

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

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

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

主，匱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

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

有君而為之貳，貳，卿佐。使師保之，勿使過度。善則

賞之，賞，謂宣揚之也。過則匡之，匡，正也。患則救之，救，其難也。失則

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補，其

愆過，察其得失。史為書，謂大史君舉必書。瞽為詩，為詩以風刺。工誦

箴諫，工，樂人也。誦箴諫之辭。大夫規誨，規，正諫。誨，其君。士傳言，君

過失，傳告大犬。庶人謗，庶人不與政，聞君過，得從而誹謗。商旅于市，陳旅

也。陳其貨物，以示時所貴尚也。百工獻藝，獻其技藝，以喻政事也。天之愛

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肆，放也。以從其淫，

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傳言師曠能因問盡言也。

十五年，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不受，獻玉

者曰：以示玉人，玉人能治玉者。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

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

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瞽首而告曰：小人

懷璧，不可以越鄉，言必為盜所害。納此以請死，請免死。子

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攻，治也。富而後使

復其所賣玉得富

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闔丘來奔。庶其，邾大夫也。季武

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

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詰，治也。武仲曰：「不

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子為司寇，將盜是務

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

以止吾盜？」吾，謂國中。子為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

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

而與之邑。使食漆闔丘也。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

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皂牧輿馬。給其賤役。

從皂至牧。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

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

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徵，驗也。而後可以治人。夫

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

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

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

晉欒盈出奔楚，宣子殺羊舌虎。欒盈之黨。囚叔向，樂

王鮒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不應。」樂王鮒，晉大夫樂桓

子其人皆咎叔向曰必祁大夫祁大夫室老聞

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救吾子吾子不

許祁大夫所不能也何為也叔向曰祁大夫外

舉不奔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

德行四國順之言德行直則天下順也夫子覺者也覺較然正

直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奔其親

其有焉言叔向篤親親必與叔虎同謀於是祁奚老矣老去公族大夫

聞之乘駟而見宣子曰詩云惠我無疆子孫保

之言文武有惠訓之德加於百姓故子孫保賴之夫謀而鮮過惠訓不

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

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壹以弟故以弃社稷不亦惑

乎蘇廸而禹興言不以父罪廢其子也管蔡為戮周公有

王言兄弟罪不相及也若之何其以虎也弃社稷乎子為

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為宣子悅與之乘以言諸

公而免之共載入見公也不見叔向而歸言為國非私叔向也叔

向亦不告免焉而朝不告謝之明不為已

二十三年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孫卒臧孫

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

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

疾痰也志相順從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志相違戾猶藥

疾石療美痰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愈已痰之美

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

二十五年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棠公齊棠邑大夫

夫棠公死武子取之武子崔杼莊公通焉驟如崔氏

崔杼殺莊公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聞難而來其人

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言已與衆臣無異也曰

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自謂無罪曰歸乎曰君

死安歸言安可歸也君民者豈以陵人社稷是主臣

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言君不徒居民上臣不徒求祿皆為

也社稷也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

謂以公義死亡也若為已死而為已亡非其私暱誰敢

任之私暱所親愛也非所親愛無為當其禍門啓而入枕尸股而

哭以公尸股興三踊而出

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前年然明謂程鄭將死今如其言故知之

問為政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

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

見蔑之面而已

蔑然明名

今吾見其心矣

二十六年，初，楚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

舉與聲子相善。

聲子，子朝子也。伍舉，椒舉也。

伍舉奔晉，聲子

通使於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曰：「晉大夫

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

才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

杞梓皆木名也。

雖楚有材，

晉實用之。

言楚亡臣多在晉。

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

夫謂

也。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

歸生，聲子名也。

曰：「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

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

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

從也。

詩曰：

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

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

逸書也，不經不用常法。

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

樂行賞而憚用刑也。

恤民不倦，

賞以春夏，刑以秋冬。

順天時。

是以將賞為之加膳，

加膳則飫賜。

飫，厭也。酒食賜下，無不饜足，所謂加膳也。

此以知其勸

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

不舉，盛饌也。

此以

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

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療治也所謂楚人不能用其材也子儀之

亂析公奔晉

在文十四年

晉人以為謀主繞角之役

楚師宵潰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雍子之父

兄譖雍子君與夫人不善是也

不是其曲直

雍子奔

晉晉人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楚師宵潰晉降彭

城而歸諸宋

在元

楚失東夷則雍子之為也

楚東

小國見楚不能救彭城皆叛也

子反與子靈爭夏姬

子靈巫臣

子靈

奔晉晉人以為謀主通吳于晉教吳叛楚楚疲

於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

事見成七年

若敖

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以為謀主鄢陵

之役

在成十六年

楚師大敗王夷師燔

夷傷也吳楚之間謂火滅

為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為也子木

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者椒舉娶

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汝

實遣之懼而奔鄭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

比叔向

以舉才能比叔向

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子

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

二十七年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為會於宋將

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甲在衣中欲伯州

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

侯望信於楚也是以來服若不信是弃其所以

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

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大宰伯告

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弃信志

其逞乎信亡何以及三明年子木死也趙孟患楚衷甲

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也若合諸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濟成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子何懼焉

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欲宋君稱功加厚賞故謙言免死之

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

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

後能安靜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

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金木

水火土也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

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聖人以興謂湯武亂人

以廢謂桀紂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

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

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削賞

左師之書左師辭邑

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曰子其

不得死乎不得以壽死也好善而不能擇人吾子為魯

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

焉昭四年牛作亂豎

三十年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蔣掩而取其室申

無宇曰王子必不免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

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

之偏偏佐也而王之四體也絕民之主去身之偏

刈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昭為

十三年弒靈王傳

鄭子皮授子產政子產使都鄙有章國都及邊鄙車服尊

鼻各有分部也上下有服公卿大夫服不相踰田有封洫封疆也洫溝也

廬井有伍廬舍也九夫為井使五家相保也大人之忠儉者謂卿

大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從政一年與人

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褚畜也奢侈者畏法故畜藏也取我

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並畔為疇及三年

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

殖之殖生也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嗣續也

三十一年鄭人遊于鄉校校學之名也以論執政論其

得失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患人於中謗議國政子產

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否

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

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為忠善則怨謗息也

不聞作威以防怨欲毀鄉校即作威也豈不遽止然猶防

川也遽畏懼也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

如小決使道道通不如吾聞而藥之以為己藥石然明

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小人實不才

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

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鄭子皮欲使尹何為邑為邑大夫子產曰少未知可

否尹何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愿謹善也使夫

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尹何子產曰不可人

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以政與之猶

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多自傷子之愛人

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

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

學製裁製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

其為美錦不亦多乎言官邑之重多於美錦僑聞學而後

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

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貫習也若未嘗登車射

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

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

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

官大邑所以庇身也吾遠而慢之慢易微子之言

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庇

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知謀慮不足謀其家自今請

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不同也如其面

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

告也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鄭

國傳言子產之治乃子皮之力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

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言語瞻視行步不常雖獲其

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

難令尹其將不免乎公曰何以知之對曰詩云

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

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

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

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

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

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

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

可選也棣棣富而開也選猶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

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逸書曰大

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

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言文王行事無所斟酌唯在則

象上天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可謂愛之

矣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為臣

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三旬不降退

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

蠻夷帥服可謂畏之矣文王之功

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矣文王之行至今

為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

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

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

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羣書治要卷第五



羣書治要卷第六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春秋左氏傳下

昭公

元年楚公子圍會于虢

虢鄭邑也

尋宋之盟也

宋盟在襄

二十七年晉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

晉

得志謂先軟也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

也子弗戒懼又如宋

恐楚復得志也

楚重得志於晉晉

之耻也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然宋之盟

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

於晉也駕猶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僭不非

所害也武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

穠是裝穠耘也壅雖有飢饉必有豐年言耕鋤

早息必獲豐年之收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

自恐未能信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信也僭不信

能為人則者不為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為

患也

三年齊侯使晏嬰於晉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

向曰齊其何如問興晏子曰此李世也齊其為

陳氏矣公弃其民而歸於陳氏弃民不恤之也公聚朽

蠹而三老凍餒三老謂上壽中壽國之諸市屢

賤踊貴踊則足者屢民人痛疾而或煨燠煨燠

獲民將焉避之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李世

也庶人罷弊而官室滋侈滋益道殣相望餓死而

女富溢尤女嬖寵民間公命如逃寇讎政在家

門大夫民無所依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言今

專政

讒鼎之銘讒鼎名曰昧且平顯後世猶怠昧且早起平大

也言夙興以務大顯後世猶懈怠况日不悛悛改也其能久乎晉

之公族盡矣胙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

落則公從之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

近市湫隘踣塵不可以居湫下隘小也請更諸

爽塏者爽明也塏燥也辭曰君之先臣容焉先臣晏子之先人也

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侈奢也且小人近市朝

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

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

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景公

為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

一言而齊侯省刑

四年楚子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晉侯欲勿許司

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

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

也唯天所相相助也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修德

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况諸侯乎若

適淫虐楚將棄之棄不以為君也吾又誰與爭公曰晉

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也殆危也國險而多馬齊楚

多難多篡弒之難也有是三者何向而不濟對曰恃險

與馬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岱華衡常三塗陽

城太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雖是天下

至險無德則滅也冀之北土燕代也馬之所生無與國焉

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

務修德音以亨神人亨通也不聞其務險與馬也

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

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於國則四垂為宇若何

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仲孫公孫

無知晉有里平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衛邢

無難敵亦喪之閔二年狄滅衛僖二十五年衛滅邢故人之難不

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於不暇又何

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殞

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子合諸侯于申

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為歸今

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

啓有鈞臺之享啓禹子河南陽翟縣南有鈞臺陂商湯有景亳

之命毫即偃師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

有艷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

在僖四年晉文有踐土之盟在僖二十八年皆所以示諸侯

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為仍之會有緡叛

之仍緡皆國名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黎東夷國名周

幽為大室之盟我狄叛之大室中嶽也皆所以示諸

侯汰也諸侯所由弃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

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復

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

惡而後弃惡及遠方則人弃之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三十

年楚弑其君

五年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往有郊勞去有贈賄無失

禮揖讓之禮晉侯謂汝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

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為自郊勞及贈賄禮

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

以守其國家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

在家在大夫不能取也有子家羈不能用也羈莊公玄

孫奸大國之盟凌虐小國謂伐莒取鄭利人之難謂往

年莒亂不知其私不自知公室四分民食於他

而取節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無為公謀為國君難

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

屑焉習儀以亟言以習儀為急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

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時晉侯亦失政

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為介及楚楚子朝其

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

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為閹別足使守門也

以羊舌肸為司宮加宮刑也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

可乎大夫莫對遠啓疆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

可耻匹夫不可以無備况耻國乎是以聖王務

行禮不求耻人城濮之役在僖二晉無楚備以

敗於邲在宣十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邲在

十六自邲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

睦君臣和也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

欲耻之以召寇讎備之若何言何以為備誰其重此

言怨重也若有其人耻之可也謂有賢人以敵若其

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

麋至也、麋、群也、求婚而薦女、薦、進也、君親送之、上卿及上

大夫致之、猶欲耻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

君將以親易怨、失婚姻之親、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

其備、使群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

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謝遠、厚為韓子禮、

六年、鄭人鑄刑書、鑄刑書於鼎、以爲國之常法、叔向使詒子

產書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

爭心也、臨事制刑、不豫設法、猶不可禁禦、是故

閑之以義、閑、防也、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

奉之以仁、奉、養也、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勸、從也、嚴斷

刑罰、以威其淫、淫、放也、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

之以行、聳、懼也、教之以務、時所急也、使之以和、悅、以臨

之以敬、菴之以疆、施之於事、斷之以剛、義、斷也、猶求

聖哲之上、明察之官、上、公王也、官、卿大夫也、忠信之長、慈

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

有辟、則不忌於上、權移於法、故民不畏上也、並有爭心、以徵

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因危文以生、爭、緣、徼、幸、以、成、其、巧、偽、也、弗可

為矣、為、治也、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

湯刑夏商之亂著禹湯之法言不能議事以制周有亂政而作九刑

周之衰亦為刑書謂之九刑也三辟之興皆叔世也言刑書不起於始盛

世之今吾子相鄭國制參辟鑄刑書制參辟謂用三代之末法

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

靖四方言文王以德為儀式故能日有安靖四方之功刑法也又曰儀刑

文王萬邦作孚言文王作儀法為天下所信也如是何辟之有

言詩唯以德與信不以刑民知爭端矣將弃禮而徵於書刑

書為徵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錐刀末喻小事亂獄滋豐賄

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胥聞之國將亡必

多制數改法也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復報

也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

晉韓宣子之適楚楚人弗逆公子弃疾及晉境

晉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僻我衷僻邪衷正若何效

僻書曰聖作則也則法也無寧以善人為則無寧寧也而

則人之僻乎匹夫為善民猶則之况國君乎晉

侯悅乃逆

七年楚子之為令尹也為王旌以田王旌游至於軫芋

尹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為

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無宇之闔入焉有罪亡入

章華宮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於王宮其罪

大矣執而謁諸王執無字也無宇辭曰天子經略經營

天下略諸侯正封封疆有定分古之制也封略之內

何非君土食土之毛毛草也誰非君臣也天有十日

甲至人有十等王至下所以事上上所以供神

也今有司曰汝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

王之法曰有亡荒閱荒大也閱蒐也有亡人當大蒐其衆也所以

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楚文王也作僕區之法僕區刑書

名曰盜所隱器隱盜所得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

行善法故能啓疆北至汝水也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

而舍之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

諸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萃集也天下逋逃悉以紂

為淵藪集而歸之故夫致死焉人欲致死討紂也君王始求諸

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

有所在矣言王亦為盜王曰取而臣以往往去也盜有

寵未可得也盜有寵王自謂也遂舍之赦無字也

八年石言于晉魏榆魏榆晉地晉侯問於師曠曰石

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憑焉謂有精神憑依石而言也不

然民聽濫濫失也抑臣又聞之抑疑辭也曰作事不時

怨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

民力雕盡雕傷也怨讟並作莫保其性性命也民不敢自保

其性命也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虎祁之宮

虎祁地名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子野師曠字也君子之

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怨咎遠其身也小人之言

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

必有咎夫子知之矣叔弓如晉賀虎祁也賀宮成

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虎祁也史趙見子大

叔曰甚哉其相蒙蒙欺也可弔也而亦賀之大叔

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言諸侯畏晉非

獨鄭

九年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甘人甘大夫閻嘉閻縣大夫

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陰戎陸渾之戎潁周邑王使詹

桓伯辭於晉辭責讓之也桓伯周大夫曰文武成康之建母

弟以藩屏周亦其廢墜是為為後世廢墜兄弟之國當救濟之也

先王居禱杙于四裔以禦魘魅言禱杙略舉四凶之一也故

允姓之姦居于瓜州允姓陰戎之祖與三苗俱放於三危也瓜州今敦煌

也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僖公十五年晉惠公自秦歸二

十二年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使逼我諸姬入我郊甸戎有

中國誰之咎也咎在晉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

不亦難乎后稷修封疆殖五穀今戎得之唯畜牧也伯父圖之我在

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源民人之

有謀主也民人謀主宗族之師長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

塞源專弃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伯父猶然則雖

戎狄無所可責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言文

公雖霸未能改正朝易服色翼戴天子而加之以恭翼佐也自

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蔑宗周宗周天子以宣示其

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

子悅使趙成如周致閻田反潁俘

築郎囿季平子欲其速成叔孫昭子曰詩云經

始勿亟庶人子來言文王始經營靈臺非急疾之衆民自以子義來勸樂為

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勦勞也無囿猶可無民

其可乎

十二年楚子次于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僕析父從楚大

夫右尹子革夕子革鄭丹也夕暮見也王見語曰今吾使

人於周求鼎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今周服

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

伯父昆吾舊許是宅陸終氏生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季連楚之祖故

謂昆吾為伯父也昆吾嘗居許故曰舊許是宅也今鄭人貪賴其田而

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

不愛鼎鄭何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

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諸侯其畏我乎

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四國陳蔡二不羹也

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乎王入析父謂子革

曰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

何譏其順王心如響應聲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

斬之矣以已喻鋒刃欲自摩厲以斷王之淫慝王出復語左史倚

相趨過倚相楚史名也王曰是良史也能讀三墳五典

八索九丘皆古書名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

心周穆王肆極也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

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謀父周卿士也祈父司馬掌甲

兵之職招其名王是以獲沒於祗宮獲沒不見篡弑臣問其詩

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

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悒悒式昭德音悒悒安和貌也

式用也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金玉取其堅重形民

之力而無醉飽之心言國之用民當隨其力任如金冶之器隨器而制形

故言形民之力去其醉飽過盈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

日深感子革之言不能自克以及於難克勝也仲尼曰古

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

此豈其辱於乾谿

十三年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季氏費邑宰也南

蒯以費叛叔弓圍費弗克敗焉為費人所敗平子怒

令見費人執之以為囚俘冶區夫曰非也區夫魯大夫

夫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為之令主而

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

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為之聚

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乎

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

十五年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自狄之別鼓人

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

獲城何故不為穆子曰吾聞之叔向曰好惡不
 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愆過也適歸也或以吾城叛吾
 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
 所好何無以復加所好若其弗賞是吾失信也何以庇
 民力能則進否則速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
 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
 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
 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
 以事君也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

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完猶保守賈怠無

卒卒終也弃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

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知

所有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

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

十八年火始昏見火心星也梓慎曰七日其火作乎

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裨竈曰不用吾言

鄭又將火前年裨竈欲用瓘畢禳火子產不聽鄭人請用之子產

不可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

舊無衛字補之

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寵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

或信

多言者或時有中

遂不與亦不復火

十九年楚子之在蔡也生太子建及即位使伍奢為之師費無極為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曰建可室矣王為之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楚子為舟師以伐濮濮南夷也無極言於楚子曰晉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僻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太子城父今襄城城父縣以通北方王收南

方是得天下王說從之故太子建居于城父

鄭大水龍鬪于時門之外洧淵

時門鄭城門也

國人請

為禱焉子產弗許曰我鬪龍不我覲覲見也龍鬪

我何覲焉禳之則彼其室也

淵龍之室

吾無求於龍

龍亦無求我乃止也

言子產之智

二十年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一過納建妻何信于讒王執伍奢忿奢切言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

子未至而使遣之知太子冤故遣令去太子建走宋王召

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已以至王曰言出於余

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

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佞才也不能苟貳奉初以

還奉初命以周旋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

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

是再奸也奸犯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

善其言舍使還無極曰奢之子才若在吳必憂楚國盍

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為患王使召

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員棠君奢之長子曰

爾適吳我將歸死吾智不逮自以智不及員我能死爾

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為戮

不可以莫之報也父不可棄俱去為棄父也名不可廢

俱死為廢名爾其勉之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

大夫其盱食乎將有吳患不得早食楚人皆殺之員如吳

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州于吳子僚也

齊侯疥遂疢疢瘧疾也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

多在多在齊梁丘據與裔款二子齊嬖大夫言於公曰吾

事鬼神也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

憂是祝史之罪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

於祝固史囂以辭賓欲殺囂固以辭謝來問疾之賓公悅告晏

子晏子對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

武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

祝史祭祀陳信不媿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

求舊媿改之

家無猜疑之事故建以語康王楚王康王曰神

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為諸侯主也五君

文襄靈成景也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

於祝史子稱是語也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

內不廢無廢事也上下無怨動無違事祝史薦信無

愧心矣君有功德祝史陳說之無所愧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

福祝史與焉與受國福也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

君使也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

辟違斬刈民力暴虐淫縱肆行非度不思謗讟

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

言罪也以實白神是為言君之罪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蓋掩

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作虛辭以是以鬼神

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天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

言非誅祝史所能治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

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

衡鹿舟鮫虞候祈望皆官名也言公專守山澤之利不與民共布常無藝藝法制也

言布政無法制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違去也內

寵之妾肆棄於市肆放也外寵之臣僭令於鄙詐為

教令於邊鄙也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

損聊攝以東聊攝齊西界也姑尤以西姑尤齊東界也其為人

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耶君若

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悅使有司寬政毀

關去禁薄斂已責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遯臺

子猶馳而造焉子猶梁丘據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

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

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宰

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泄其過濟益也泄減也

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亦如羹君所謂可

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獻君之否以成君可君所

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斁、民無爭心、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二十五年、會于黃父、鄭子太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經者、道之常也、地之義、義者、利之宜也、民之行、行人所履、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日月星辰

明也、因地之性、高下剛柔、地之性也、生其六氣、陰陽風雨晦明、用其五行、金木水火土也、氣為五味、酸鹹辛苦甘、發為五色、青黃赤白、黑、發見也、章為五聲、宮商角徵羽、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滋傷性也、是故為禮以奉之、制禮以奉其性、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此六者、皆稟陰陽風雨晦明之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為禮以制好惡、喜怒哀樂六志、使不過節、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鬪、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協和也、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經緯

錯居以相成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直曲

以弼其性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

二十六年，齊有彗星。出齊之分野齊侯使禳之。禳，除也。晏

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誣，欺也。天道不諂，諂，疑也。不

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君

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

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

回，以受方國。翼翼，恭也。聿，惟也。回，違也。言文王德不違天人，故四方之國歸往之。

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悅，乃止。

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景公自知德不能久，有國故歎也。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

曰：吾以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

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汝，式歌且舞。義取雖無大德

要有喜悅之心，式，用也。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

下

下

情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
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大
夫不收公利不作福也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
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為國也
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恭父慈子孝兄愛弟敬
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恭而
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箴諫也兄愛而友弟敬
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從不自專也婦
聽而婉婉順也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

二十七年楚左尹卻宛直而和國人悅之以直事君

以和接類鄢將師為右領右領官名與費無極比而惡之

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子惡卻宛又謂子惡令尹

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令尹將必來辱為惠已

甚吾無以酬之若何酬報無極曰令尹好甲兵

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

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帷諸門左張帷陳兵甲其

中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為子不利

甲在門矣子無往令尹使視卻氏則有甲焉不

往召鄆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卻氏且熱

之也熱燒子惡聞之自殺國人弗熱令尹炮之炮燔

也盡滅卻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晉陳及其子

弟皆卻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進胙國中祭祀

也謗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厥尹莫

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於今不已左尹

也中厥尹戌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為

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

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在十五年出蔡侯

朱在二十一年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在二十年屏王之耳

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温惠恭儉有過成莊

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邇近也今又殺三不辜

以興大謗三不辜卻氏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

焉用之夫鄆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三族國

之良也吳新有君光新疆場日駭楚國若有大

事子其危哉智者除讒以自安今子愛讒以自

危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互之罪敢不良圖子

常殺費無極與鄆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

言乃止

二十八年，晉魏獻子為政，魏舒也以司馬彌牟為

鄆大夫，賈辛為祁大夫，司馬烏為平陵大夫，魏

戍為梗陽大夫，戍，魏舒庶子謂賈辛司馬烏為有力

於王室，二十二年，辛烏帥師納敬王故舉之，魏子謂成鱣，鱣，晉

夫，吾與戍也，縣人其以我為黨乎？對曰：何也？戍

之為人，也遠不忘君，遠，疎也近不偪同，不偪，同位居利

思義，不苟得在約思純，無濫心雖與之縣，不亦可乎？

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

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

善所在，親疎一也。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

子曰：辛來，今汝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汝，行乎？

敬之哉！母墮乃力，墮，損也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

為義，曰：近不失親，謂舉魏戍也遠不失舉，以賢舉可謂義

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為忠，先賞王室之功，故為忠也曰：魏

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梗

陽人有獄，魏戍不能斷，以獄上，上，魏子其大宗賂

以女樂，訟者之大宗魏子將受之，魏戍謂閻沒女寬

卜

十

二人魏子屬大夫

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

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魏子之庭

饋入召之召二大夫食

比置三歎魏子曰吾聞諸伯

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

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言饑甚饋之始

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

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腹為

君子心屬厭而已屬足也言小人之腹飽猶知厭足君子心亦宜然獻

子辭梗陽人言魏氏所以與

定公

四年鄭子大叔卒晉趙簡子為之臨甚哀曰黃

父之會在昭二十五年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

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以能驕人無復怒

也復重無謀非德非所謀無犯非義言簡子能用善言所以遂興也

吳子伐楚陳于柏舉敗之五戰及郢楚子濟江

入于雲中入雲夢澤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

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郢郢公辛之弟懷將

弑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蔓成然

之子鬪辛也，昭十四年，楚平王殺成然也。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

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詩曰：柔亦不茹，剛亦

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彊禦，唯仁者能之。言仲山甫不避

疆凌弱也。違彊凌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

廢祀，非孝也。殺君罪應滅宗。動無令名，非智也。必犯是

余將殺汝。鬪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申包胥如

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荐，數也。言吳貪

害如蛇豕。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秦

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

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伏，猶處也。下臣何敢

即安，立依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

七日，秦師乃出。

五年，申包胥以秦師至，吳師大敗。吳子乃歸，楚

子入于郢，初楚王之奔隨也，將涉於成臼。江夏竟陵

縣，西有白水。藍尹豐涉其帑。豐，楚大夫。不與王舟，及寧王

欲殺之。寧，安定也。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

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惡，過。王賞鬪

辛，王孫由于，申包胥鬪懷。皆從王有大功。子西曰：請舍

懷也以初謀殺王故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終從其兄免王大難

是大德也申包胥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

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為諸子旗蔓成然也

求無厭平王殺之遂逃賞

九年鄭駟歛殺鄧析而用其竹刑鄧析鄭大夫欲改鄭所鑄

之舊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書之於竹簡故言竹刑也君子謂子然於是

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弃其邪可也加猶益弃

不責其邪惡也故用其道不弃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

剪勿伐召伯所茇召伯決訟於甘棠之下詩人思之不伐其樹茇草舍也

思其人猶愛其樹况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

然無以勸能矣

哀公

元年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遂入越越子以甲

楯五千保于會稽上會稽山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

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

莫如滋去疾莫如盡勾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

人所加惠賜皆得其人親不棄勞推親愛之誠則不遺小勞與我同壤

而世為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

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食消也弗聽退而

告人曰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謂吳宮室廢

越入吳越及吳平吳之入楚在定四年使召陳懷

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

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無田者從逢猶當公

而進不左不右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

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也

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楚為吳所勝也對曰國之有

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况大國乎臣聞國

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如傷恐其亡也以

民為土芥是其禍也芥草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

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禍之

適吳其何日之有言今至也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

乃脩舊怨言吳不脩德而脩怨所以亡吳師在陳楚大夫皆

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

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

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

壇平地作室不起壇器不彤鏤形丹也鏤刻也宮室不觀觀臺榭也

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

選取堅厚不尚細靡在國

天有灾癘親巡孤寡而供其乏困在軍熟食者

分而後敢食

分猶遍

其所嘗者卒乘與焉

所嘗甘珍非常

食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疲勞死知

不曠

知身死不見曠棄

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

易猶反

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

御焉

妃嬙貴者嬪御賤者皆內官也

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

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

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六年楚有雲如衆赤鳥夾日而飛三日楚子使

問諸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

日爲人君妖氣守之

故爲當王身

若禘之可移於令尹司馬

祭禘禳

王曰除

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

其矢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不禘孔子曰楚

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

十一年吳子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

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

也夫

豢養也若人養犧牲非愛之將殺之

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

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欲得也得志於齊猶獲石

田也無所用之石田不可耕越不為沼吳其泯矣使

醫除病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弗聽使於

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欲以避吳禍反役王聞

之使賜之屬鏹以死屬鏹劍名將死曰樹吾墓櫃櫃

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

道也越人朝之伐齊勝之盈之極

季孫欲以田賦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

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不公而各為一賦故言田賦

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行政事度於禮施取其

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丘亦足矣丘十六共

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

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

苟而行之又何訪焉

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

無盟矣子路信誠故欲得與相要誓而不須盟也使子路子路辭季

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

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

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

由弗能也濟成也

二十四年公子荆之母嬖荆哀公庶子將以為夫人

使宗人豐夏獻其禮宗人禮官對曰無之公怒曰汝

為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

公及武公娶於薛武公敖也孝惠娶於商孝公稱惠公弗皇也

商自桓以下娶於齊桓公始娶文姜此禮也則有若以

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荆為

太子國人始惡之也惡公也

羣書治要卷第六

養正治要 卷之六

養正治要 卷之六



